

〔清〕

張倬

著述

傷寒兼證析義



中國醫學大成

傷寒兼證析義提要

清、張倬撰。倬字飛疇。吳江人。張登弟也。是書專論傷寒而兼雜病者。分中風、虛勞、中滿、腫脹、噎膈、反胃、內傷、宿食、咳嗽、咽乾、閉塞、頭風、心痛、亡血、多汗、積聚、動氣、疝氣、淋濁、瀉痢、胎產。凡十七種。設爲問答。極易明白。案傷寒論所謂合病併病。常觀六經兼證。而不及雜病。醫家亦多不明兼證。往往於臨證之際。顧此失彼。爲害甚大。此書能一一剖析。使治疫者。不拘於一格。有功於傷寒不少。末附十二經、八脈、運氣、方宜等說。極爲美備。惟其所用方藥稍僻。然亦不足爲本書病也。

傷寒兼證析義目錄

中風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一
虛勞兼傷寒論·····	五
中滿腫脹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一〇
噎膈反胃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一二
內傷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一四
宿食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一六
素患欬家兼傷風寒論·····	一九
宿病咽乾閉塞兼傷寒論·····	二三
頭風兼傷寒論·····	二五
心腹諸痛兼傷寒論·····	二八
亡血家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三一
多汗家兼傷寒論·····	三五

積聚動氣兼傷寒論	三七
疝證兼傷寒論	三九
淋濁兼傷寒論	四〇
瀉痢兼傷寒論	四二
胎產兼傷寒論	四五
經脈	四八
奇經	五六
運氣	六〇
方宜	六七

傷寒兼證析義

長洲 張 倬 飛 疇 著 述
鄞縣 曹 赤 電 炳 章 圈 點

中風兼傷寒論

晨窗雪霽。光射四壁。張倬被褐方起。誦雪嶠熟煮春風劈爛椽之句。客有量屐過我。而進苦雪篇者。中有凍餒相繼倒一語。憮然慨之。因呼從事爐頭。相與平章風雅。杯罍內論及醫道之難。而傷寒爲最難。傷寒而挾雜病者尤難。是以互古絕無兼該之例。後世不能兼善其術也。余曰。安有滔滔江漢。不通潮汐者乎。苟能純一其道。則圓機在我。活法隨人。何慮兼證之不克哉。客舉手稱善。請析中風兼傷寒義始。

問、中風經絡兼傷寒。

曰、傷寒邪從外入。中風風從內召。雖同具汗下和解之法。而虛實之機。微有不

同。傷寒悉從外邪起見。故必分營衛經絡。一毫不可混淆。中風外內合邪。故攻表必兼養正。如小續命。中芎歸參。附之類。卽兼傷寒者。亦當顧慮正氣爲主。若率意攻表。則營熱轉甚。在裏之津液。勢必隨表藥外泄。而爲燥癢枯竭之證矣。

問、中血脈。

曰、中血脈。卽傷寒之半表裏證。傷寒邪未深入。但須和解。中風陰血先耗。故必養血。兼除風熱。所謂血行風自滅是也。在於傷寒者。和解藥中稍加調血之味。以滋血燥。不得任用滋陰涼血藥。

問、中府兼傷寒。

曰、中府多見閉證。與傷寒之裏實脹閉不殊。傷寒邪熱入腑。灼燄陰津。故用承氣以泄其熱。不得雜一味表藥。恐引熱勢上蒸也。中風是裏熱生風。木邪乘上。故攻裏必兼祛風熱。如三化湯中用羌活之義。閉證而見痰鳴喘嗽。面赤口張。爲正氣暴絕。此必不治。

問、中藏兼傷寒。

曰、中藏多見脫證。與直中陰經之自利無異。古法用三生飲治脾肺之中。地黃

飲子治腎肝之中。侯氏黑散治心與包絡之中。然用以治藏虛受邪之證。誠爲聖藥。若卒中昏迷。手撒遺尿。真陰失守之脫證。雖有合劑。不能復起。況兼傷於寒者乎。

問、類中兼傷寒。

曰、類中大綱有三。曰氣衰。曰火暴。曰痰逆。總皆陽虛。邪害空竅所致。河間之地黃飲子。爲下虛上盛。陰火暴逆而設。東垣之三生飲。爲脾肺氣衰。痰積於中而設。丹溪之星香二陳。爲形盛氣阻。痰盛於外而設。在兼傷寒者。三法俱不可效。惟和營衛中。隨證加養氣導火豁痰藥。斯爲兼得之法。

問、中風本有六經形證。與兼感客邪何異。

曰、中風六經形證。是指口眼歪斜。肢體麻痺等症而言。與傷寒六經見症不同。然亦間有惡寒發熱之候。但中風雖有惡寒。必常時凜凜。或經日不止。不似外感之驟然惡寒發熱如燔也。中風雖有火炎痰濕頭痛。必時甚時減。或晝甚。或夜甚。不似外感之頓然發熱大痛。晝夜不分也。中風雖有肢體煩疼。必麻痺不仁。或久臥床褥所致。不似外感之忽然壯熱無汗。骨節煩疼也。中風雖有表虛。

自汗。必時常濺濺。不似外感之薰然發熱。頭痛自汗也。中風雖有往來寒熱。必常常若此。不似外感之發熱頭痛。三四日而轉入少陽也。中風雖有大便秘約。必平昔至圍艱難。不似外感之大熱數日。熱邪入裏而燥結不通也。中風雖有小水短濇。必向來不利。或見頻數。不似外感之熱結膀胱。煩渴引飲。小腹脹閉也。以此審辨。則中風之本證兼證。可了然心目矣。

問。有年少體肥之人。平素左半身無汗。脅下一片常冷。數日前索逋下鄉。是日天氣暴寒。舟中食飯一箸。隨食隨冷。便覺凜凜畏寒。登岸失足顛仆。扶挾解帶而寢。是夜即發熱頭痛。喘鳴胸滿。遍體煩疼。腰脊左脅尤甚。左半身不能轉側。仍冷不熱。手足亦微冷。第三日扶病而歸。其脈左手弦細。右手遲滑。絕不似外感之候。因見脈弦脅痛。與小柴胡二服不應。又似半肢風廢。與小續命亦不應。檢方書中半身無汗。例當二陳四物合用。按法治之亦無效。今舌上有微薄胎。而左畔白滑。右畔微黃。得病後大便已去二次。去亦無多。小便略見黃濇。究竟此屬何症。當與何藥。

曰。此人素有寒飲。結聚脅下。更兼內外感寒。加以驚仆痰逆。則發熱喘鳴。頭痛

胸滿身疼。勢所必至。其右半經脈貫通處受邪。則從陽而化爲熱。左半寒飲積結之界。平時尙且無汗。縱有寒邪湊泊。亦必從陰而釀寒。陽氣不到之所。自然重著難移。陽氣不行於脈。自然弦細搏指。至於右脈遲滑。手足微寒。皆緣脾氣向衰。熱勢不盛。所以舌胎不能乾燥。大便不能結鞭。其小便黃濇一證。雖因肺胃氣化不行。亦見下焦真陽未艾。斯人向後必夭。目今尙可挽回。當與五積散晝夜三進。總藉辛溫解散之力。可以內消寒滯。中溫血脈。外逐表邪。一舉而有三得。其外可用白芥子、川烏、薑滓。炙熱包熨之。俟表邪分解。裏氣調和。然後用六君子加辛附、薑桂之屬。徐溫中氣可也。

虛勞方兼傷寒論

問、虛勞之人。兼感風寒者。何以知之。

曰、必先明受病之三綱。見證之五常。然後參詳脈證以辨客邪。三綱者。房勞傷。思鬱傷。醫藥傷。五常者。骨蒸。欬嗽。吐血。泄瀉。男子失精。女子不月。此皆本病之常。他症雖繁。莫如此五者爲甚。如平時骨蒸勞熱。時重時輕。火炎則面熱頰赤。

兩角隱隱掣痛。忽然壯熱頭疼。不分晝夜。是感客邪也。平時欬嗽聲怯。痰涎不應。忽然鼻塞聲重。涕唾稠粘。是感客邪也。平時關尺脈弦。忽然人迎浮盛。是感客邪也。醫不達此。每認本病變重。日與調補。助邪深入。傷殘之餘。立刻告竭。究竟不知其爲風寒。而反歸咎於飲食居處。不亦冤乎。

問、房勞傷者。先見何症。兼客邪者。當用何藥。

曰、房勞傷者。作強太過。而傷其先天也。世俗謂之陰虛。而實兼傷陰中陽氣。故敗先天。若云腎水受傷致病。則有質之精。依然後天水穀所化。安得謂之先天乎。惟素稟虛寒。陽氣不振。恣餌金石。熱毒入於腎藏。傷耗真陰者。乃爲陰虛。其症皆從下而上。由腎肝而至於脾。或先失血。或見遺精。次見欬嗽骨蒸等症。真陽虧者。乏氣少食。後見泄瀉而危。真陰虧者。強中熱中。必發癰腫而斃。故治本病之陽虛。八味、腎氣、異功、保元等藥。兼外感者。黃耆、建中。本病之陰虛。六味、都氣、補陰、虎潛之類。有藥毒者。滋腎丸洗滌之。兼客邪者。小建中加丹皮。先吐血者。爲營血受傷。黃耆建中加當歸。先遺精者。爲封藏不固。桂枝加龍骨牡蠣湯。雖有外邪。無逾上法。但須參邪之盛衰。從少從多。以爲活法可也。

問、思鬱所傷。較斲喪所致者。孰重孰輕。症治與房勞何異。

曰、斲喪是精氣受傷。所用填補之劑。思鬱是神氣受困。七情之火交煎。真陰不久告匱。豈藥石之所能療哉。惟早適其志爲第一義。此病起於腎關乎心。而迫肺傷肝及脾。再交水火。謂之七傳。初起骨蒸乾咳。繼則亡血失精。女子不月。至死而面色不衰。以其陰火蒸騰津液於上。所以肢體日削。神采愈鮮。不似房勞之精氣先傷。而形神枯索也。在初趁真陰未耗時。急宜調治。如地黃丸。逍遙散。歸脾湯之類。若經閉不行。而氣體尙強。可用玉燭散疏滌其熱。次以金匱下瘀血湯作丸。歸脾湯下之。倒經血溢於上者亦然。男子失血遺精。都氣丸加鱉膠。與四烏鯁骨一蘆茹丸間服。有外感者。通宜小建中加大劑牡丹皮。服後熱不除。合當歸補血湯自止。若誤與薑黃。升。柴等藥。多致昏熱痞悶。變害不測。慎之慎之。

問、醫藥傷者。傷在何經。治用何藥。更加傷寒。尙可挽回否。

曰、此皆表邪發散不清。病留肺絡。而致欬嗽連綿。醫者不察。誤認陰虛肺熱。而與寒涼清肺。降火滋陰。其邪從皮毛入肺。而及心胃。爲從上而下。亦有因寒涼

傷胃。胃輸寒氣於肺。咸必先嗽而後寒熱也。復有風熱認作風寒。誤投辛散而傷少陰之經者。必先欸唾膿血而後泄利。又有汗下太過。失於調養而成。此則營衛受傷。必先微寒數熱而後欸嗽。如此皆能致虛。若於本門求治。百不一效。惟用傷寒搜滌之法。庶或可圖。但得形氣未衰。脈證相符。縱加客證。亦有成法。如邪留肺絡。而喘欸不休。脈見浮緊浮數者。大小青龍射干麻黃選用。喘咳有血者。和劑款冬花散之類。服二三劑。而見鼻塞聲重。有似傷風之狀者。此邪從上泄也。卽當以保元異功。少加細辛。調和中氣。兼六味丸。加桂枝。滋其下元。若服二三劑不應。反加喘欸。脈疾或腹痛聲啞者。難已。如寒涼傷胃而欸。畏寒少食。氣口脈見緊細沉弦。大劑桂枝人參湯。服四五劑。而見下血。或有積洩。小腹微痛。喜得溫按者。邪從下泄也。小劑理中湯和之。七日不止者。難治。風熱誤用辛溫者。麻黃升麻湯。萎蕤湯。消風散。隨輕重而施。以上等法。皆是因風寒久伏。故與兼客邪者同治。惟汗下太過者。當助正氣。如十全大補。大建中。人參養營。酌用。倘邪乘虛入而見表證。新加湯。桂枝加附子湯。柴胡桂枝湯。諒寒熱施治可也。

問。虛勞之因不同。而所見之症則一。其故何也。

曰。致病之因雖異。其所受病者。不過陰陽血氣而已。故凡治療。必察陰陽。如骨蒸勞熱之晡發夜盛。善渴易飢者。陰虛也。晝日煩熱。至夜稍安者。陽虛也。咳嗽咽乾。咳甚略有粘痰者。陰虛也。嗽多清痰。嗽甚則嘔吐者。陽虛也。吐血紫赤。濃厚光澤。或有結塊。星縷者。陰虛也。血色晦淡無光。吐久不凝。或雖有瘀結。多帶痰水者。陽虛也。泄瀉臭穢。身熱煩渴。或兼膿血者。陰虛也。瀉下純清水。或白沫者。陽虛也。失精。夢寐不寧。二便引急。陰虛也。陰頭寒而精出不知。或溺後常有滑精者。陽虛也。經閉發熱。欬嗽。五心煩熱者。陰虛也。小腹引痛。而背微惡寒者。陰氣有餘。循經而乘陽位。必有乾血。若經雖不行。但少食倦怠。腰腹不痛者。陽虛也。陽虛則氣衰不能生血。經雖不通。必無結血。此病機之最要者。勿以其繁而忽諸。大都陰虛則熱。陽虛則寒。陰陽俱虛。則寒熱之證錯雜而見。又當審其偏勝而爲處方。設不知此。日以不寒不熱之劑投之。則偏者愈偏。勝者愈勝。永無均適之期矣。故智者臨病。務在調其所偏。察其所變。診察之際。其脈忽然鼓大。證異平時。便當推原飲食起居。以辨有無客邪之應。又有忽然惡寒發熱。脈

無常候。乃陰陽倚伏。亢極反害之大虛證。豈可亦認風寒而與開泄。不旋踵而告變矣。歷觀此證。但陽虛可服參耆者。十全五六。陰虛不服參耆者。十難救一。若年在三旬向外者。其人質幹日固。尚可斡旋。如在二十上下。非特筋骨柔脆。抑且情性難制。縱極力圖治。終難克效。

中滿腫脹兼傷寒論

問、脹滿兼傷寒。當與何藥。

曰、先察其脹之屬寒屬熱。詳其邪之在表在裏。方可議藥。

問、諸脹腹大。皆屬於熱。恐無屬寒之理。

曰、曷觀罐中之水。冰則脹。脹甚則裂。豈非寒極脹閉之一驗乎。

問、脹滿之寒熱。何以爲辨。

曰、諸病水液。澄澈清冷。皆屬於寒。水液渾濁。皆屬於熱。然亦有本寒標熱。而大便不實。小便赤濇者。大抵中滿當辨痰飲食積。水腫當辨陽水陰水。鼓脹當辨氣血蟲積。此爲大綱。

問、腫脹之表證。寒者何治。熱者何治。

曰、中滿腫脹之人。痰濕素盛。中氣先傷。更加傷寒。未有不先犯胸膈。而爲煩擾不寧。喘脹嘔逆之患。外證雖有頭疼發熱。人迎未必緊盛。然往往有氣口反大於人迎者。倘醫者不加辨察。只認本病變重。而與清熱利水。恣邪深入。輾轉誤藥。不死不已。邪在表時。切不可動其痼疾。亦不可恣用表藥。惟當和其營衛爲主。如寒脹用桂枝加附子湯。五積散。熱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仁湯。芎蘇散之類。咽乾煩熱者。膀胱津氣大虧。慎不可用利水藥。惟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。加葱白最當。若溺閉小腹鞭滿者。合用春澤湯。以五苓開結導水。四君滋其化源。此瀉中寓補之義也。

問、見半表裏證何治。

曰、此病本在裏。邪復向裏。如大小柴胡之類。皆無妨礙。

問、見裏證何治。

曰、宿病雖有虛實寒熱之不同。若更加外邪乘機內入。雖正氣本虛。亦當微導。以泄其熱。或通幽門。或疏水道。隨其攸利。若以其虛而禁攻。則邪氣流連。漫無

解期矣。至於真元虛憊者。神丹不可復起也。

問、中滿水腫鼓脹。兼傷寒者。治各有異否。

曰、三者皆屬裏證。咸禁升發。而中滿者。汗劑中宜加疲氣之藥。則不至於逆滿。水腫則可用開鬼門之法。惟極虛陰水。與陰本陽標者。戒汗。若鼓脹則大忌發汗。當理中兼調營衛。多有浹然汗出而解者。若用補劑。則熱轉劇。脹轉甚。必無得汗之理。至其傳裏。當各隨本病之氣血痰水。兼以養正藥治之。慎勿以其虛而驟進壅補。亦不可因其脹而擅用峻攻。此治虛中實邪之大法也。

噎膈反胃兼傷寒論

問、噎膈反胃。異名同類。倘復爲客邪所傷。其治亦彷彿否。

曰、噎者。食卽帶痰而出。有時屈曲而下。膈者。膈塞閉絕。上下不通。反胃者。飲食如常。後必傾囊而出。三證雖各有辨。而致病之由。總不離乎鬱結。故其治亦不甚相遠。潔古以上焦吐者從乎氣。言食則暴吐。心下嘈雜。皆痰飲鬱火所致。中焦吐者從乎積。每吐則膈間隱隱刺痛。必有死血。好飲熱酒人。每多犯此。若默

默如癡者爲蟲積。靈樞所謂蟲爲下膈是也。下焦吐者從乎寒。食久不消。經曰必吐。乃火衰不能生土。土不制水之候。王太僕云。食不得入。是有火也。食久反出。是無火也。觀噎膈反胃。證雖不一。其可治不可治。可一言而知。在老人中氣久衰。血液枯槁。更加鬱結。而成真膈者。卽不兼傷寒。百不一療。惟血氣未衰之人。因痰飲死血搏結爲患者。縱加表證。尙可圖治。其症雖發熱頭疼。而足必冷。傷於寒。則鼻燥身疼。而脈微緊。中於風。則鼻鳴乾嘔。而脈微數。以中氣久衰。不能鼓搏其脈。熱勢亦不能盛。與鼓脹之中蘊濕熱者不同。是以辨治尤難。治此者。雖當散邪爲急。然必先安中氣。如甘草乾薑湯。加桂枝。薑棗之類。切不可雜一味耗氣破血攻伐宿病之藥。若胃虛而逆。大半夏湯。藿香安胃散。皆以人參助胃氣。行藥力也。胃中痰濕上逆。腸鳴膈痞者。半夏瀉心湯。以乾薑黃連和其寒熱。則不致於扞格也。反胃嘔吐。而渴欲飲水者。茯苓澤瀉湯。以澤瀉湯引桂枝。乾薑之辛。入膀胱。行布水精於五經也。若腎虛水逆而嘔。金匱腎氣丸。減半地黃。倍用桂枝。兼散邪以收攝之。熱吐酸水。噦逆。橘皮竹茹湯。下佐金丸。如見裏證。不妨用下奪之法。使氣下而不上。正與本病相合。如半夏生薑大黃湯。人